

暗杀

DE AANSLAG
H. MULISCH

[荷] 哈里·穆里施 著 施辉业 齐竞业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085245

[荷] 哈里·穆里施 著

施辉业 齐竞业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ARRY MULISCH

DE AANSLAG

暗杀

HARRY MULISCH

DE AANSLAG

根据荷兰阿姆斯特丹“忙碌的蜜蜂”

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版本译出

暗 杀

[荷兰]哈里·穆里施 著

施辉业 齐竞业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2插页 137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450册

*

ISBN 7-5059-0265-2/I·155 定价：1.85元

题词：到处都天亮了，
这里却还是黑夜，
不，比黑夜更黑暗。

C、普里尼乌斯·塞西里乌斯·塞昆都斯^①
《著作》第六卷第十六节

^① 塞昆都斯：古罗马作家、官吏、军人。生于公元23年，死于公元79年。——全书均为译注

译者引言

哈里·穆里施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在荷兰哈勒姆市一个没落的犹太银行家家庭。年轻时他攻读过自然科学，但因生活贫困于一九四五年开始写作，一九四七年发表处女作，一九五一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后至今他已经发表了八部长篇小说，其中一九八二年问世的《暗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近几年来一直是荷兰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他还写过五个剧本和两部歌剧剧本。他写的大量的诗已经汇编成九部诗集。除此而外，他发表过不少传记和随笔之类作品。总之，穆里施是一位高产作家，是荷兰当代主要作家之一，因为他对荷兰文学的突出贡献，十次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奖，一九七七年还被王室赠予了骑士称号。在荷兰和比利时至少已经出版了十部评论穆里施的专著，各种报刊上刊登的关于他和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也达两百篇以上。他的许多作品已经译成英、德、法、俄、西、波等文种。穆里施访问了欧洲许多国家，但一般每年都在意大利度假，此外还去过印度、日本、埃及、以色列和古巴（他受到了卡斯特罗的接见）等国家。穆里施与比他年轻二十二岁的妻子生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家庭美满。

《暗杀》全书分五章，中译文约合十三万字。穆里施写这本书使用的文字是比较朴实的，对各种情节的描写是直来直去的，主题和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安东是《暗杀》的主人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同父母一起住在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哈勒姆市。虽然是战争年代，但他们生活得相对平静。然而，战争结束前夕，有人暗杀了一个卖国贼，他的尸体被安东家的邻居拖到安东家门口。结果德寇杀害了安东的父母亲和哥哥，安东被投入黑暗的牢房。在这儿一个年轻女郎安慰了他，给他讲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要求他牢牢记住，虽然具体事物复杂，但使他全家遭到不幸的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然而，在漆黑的牢房里安东没有看见她的面孔，他也没告诉他自己的姓名。在舅舅抚养下，安东长大成人，当了一名医生，建立了家庭。可是，他始终没弄清楚谁杀了那个卖国贼，邻居为什么把尸体搬到他家门前，牢房里那女郎是谁。一些偶然事件使他逐渐了解一些情况，他看了那女郎照片后惊奇地发现，自己虽然在牢房里并没有看见那女郎的面孔，但自己的第一个妻子长得同她一样……在参加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时，他意外地遇到了从前的邻居，了解到了搬尸体的原因，了解到了他过去最讨厌的另一家邻居实际上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大批犹太人……

《暗杀》一九八二年第一次出版后很快地又重新出版了几次，第一年内就卖了二十万本，这在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荷兰确实是破纪录的。近几年来，《暗杀》仍然不断重版，也已经译成各种外文，还拍成电影，一九八七年获得了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奖。《暗杀》之所以获得

成功，或许主要是因为它把现实和哲理相结合，对人生和世界，对战争和进步，对无知和觉醒都进行了探讨。穆里施似乎想通过无故的安东一家所遭到的不幸告诉人们战争是残酷的，命运是盲目的；通过牢房里的女郎的形象歌颂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通过安东的变化说明人们常常是由“下意识”中的一些东西支配的，是处于“异化”状态的，安东走过的道路是“自我认识”和摆脱“异化”的道路；最后是通过对各种重大国际事件和和平运动的描写指出战争危险仍然存在，然而只要群众动员起来了就可以组织强大的反战力量。穆里施在书中还批驳或嘲笑了一些反共言论。《暗杀》的成功说明荷兰人民痛恨战争，热爱和平。

我们觉得，《暗杀》不仅艺术感染力强烈，而且政治上是积极的。另外，荷兰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几部译成中文，我国人民对它还是不了解的。因此，我们决定试译《暗杀》，以飨我国读者。我们参照的主要是荷兰文的第十个版本，同时对照了法文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深感自己水平不高，难免有不足之处，但因为急切希望能尽早把《暗杀》的中译本献给读者，所以就抛砖引玉了，恳请读者指正。

施辉业

序

幕

很久很久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一个叫安东·斯坦维克的人与他哥哥和父母一起住在哈勒姆城边。在一条运河岸上，一百多米长的码头在拐了个小弯后变成了普通的马路。在这码头上盖了四幢房子，彼此相距不远。虽然它们都不大，但是小阳台、凸肚窗、尖屋顶以及每幢房子周围的小花园都给它们增添了一种别墅的气派。每幢房子楼上所有的房间的墙壁都是斜的。这些房子都显得有些破旧和缺少油漆，因为即使在三十年代，房主也已经没有维修过这些房子。每幢房子在太平盛世时期都给主人起了个老实的、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名字。

好地方 别有情趣 想不到 安宁斋

安东住在左边第二幢房子里，也就是盖着草顶的那幢。安东的父母在大战爆发前不久租这幢房子时，它已经给起了这个名字。安东的父亲想给它起“埃雷德里亚”或者风格类似的名字，但要用希腊字母写在墙壁上。即使在大灾难之前，安东从来没有把“别有情趣”这个名字理解为对乡村安宁生活那另一种情趣的追求，却把它理解为让人们不要在这里追求任何情趣，正如说“别住乡下”并不

意味着叫人到乡下去渡过一段不同寻常的日子，而正好相反，叫人不要到乡下去那样。

“好地方”里住的是博默尔一家，他们是一个年老多病的退休银行代理人和他的妻子。安东有时去他们那儿坐坐。他们总是给他端来一杯茶和小点心，他们总是把点心说成“点心儿”——至少当还有茶叶和点心卖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讲一个事件的故事的开端之前很久，情况是这样的。有时博默尔先生给他读《三个火枪手》的一章。另一个邻居科特维赫先生，即“想不到”的房主，是一艘远洋商船的大副，由于战争爆发他被迫闲呆着。他的做护士的女儿卡琳在他妻子去世后重新搬回来住了。安东有时通过房后花园的篱笆里的一个洞爬到他们那儿去。卡琳总是对他很热情，但她的父亲却不理睬他。那个码头上的几户人家不常串门，不过最孤僻的要算阿尔兹夫妇了，这对夫妻从大战初期住在“安宁斋”里。阿尔兹先生好象在一个保险公司里工作，但就是这点人们也不敢肯定。

建设这四幢房子好象是建设一个新住宅区的开端，但是工程一直停滞在这个阶段。在房子的两旁和后面是用从运河里挖出来的泥土填高了的一块地，那儿杂草丛生，还有灌木和一些已经不算小的树木。安东经常在这块土地上玩，住在附近住宅区的孩子也在那儿玩。有时当夜幕降临时，他母亲忘记叫他回家，这时他就觉得笼罩着那块地的一种芬芳的寂静使他充满希望，他却不知道这是对一些什么的希望。这同将来他长大了以后将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大地和树叶都静止不动。两只小麻雀突然吱吱喳喳叫着地跳跃起来了。生活也将如同这些使他被人们遗忘了的夜晚

那样神秘和无止境。

房前的马路上的砖铺成了鱼刺图案。马路两旁没有人行道，而是一片草地，直到纤道那儿，草地略微倾斜，所以仰面躺在那儿挺舒服。在宽阔的运河的另一岸——只有从运河的蜿蜒曲折才能看出它以前是一条河——有几间农业工人的小房子和几家小农场；房子和农场后面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草田。再远一些就是阿姆斯特丹市。安东的父亲告诉过他，战前，晚上可以看到云彩反射的城市的灯光。安东去过阿姆斯特丹几次，参观了动物园和国家博物馆，还在他舅舅家住过一夜。右边河弯处，有一架从未转动过的风车。

当他躺在那块路旁草地上盯视远方时，他有时不得不把两条腿弯曲起来。此时就有一个男人沿着踩平了的纤道走过来，他好象是直接过去几个世纪中走过来似的，他的腹部支在好几米长的一根木杆子上，上身向前弯曲九十度，木杆子的另一头则固定在一艘平底驳船的艏柱上，他慢步地推着驳船在水里前进。掌舵的常常是系着围裙和梳着发髻的妇女，此时一个孩子在甲板上玩耍。有时船夫用另一种办法操纵木杆子。这时他在船上，顺着船舷朝船头走，同时把木杆子拖在身后的水里，到了船头后，他把木杆子斜插入河底，然后用力握住它往回走，以致把脚下的驳船推向前。这是最让安东着迷的事情：一个男人为了把一个东西推向前而既向后走，但同时又停留在一个地方上。真是个奇怪的现象，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此事。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只是当他后来向自己的孩子讲述这一场面时，他才意识到他都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时代。只有在

关于非洲和亚洲的电影里，还能见到这类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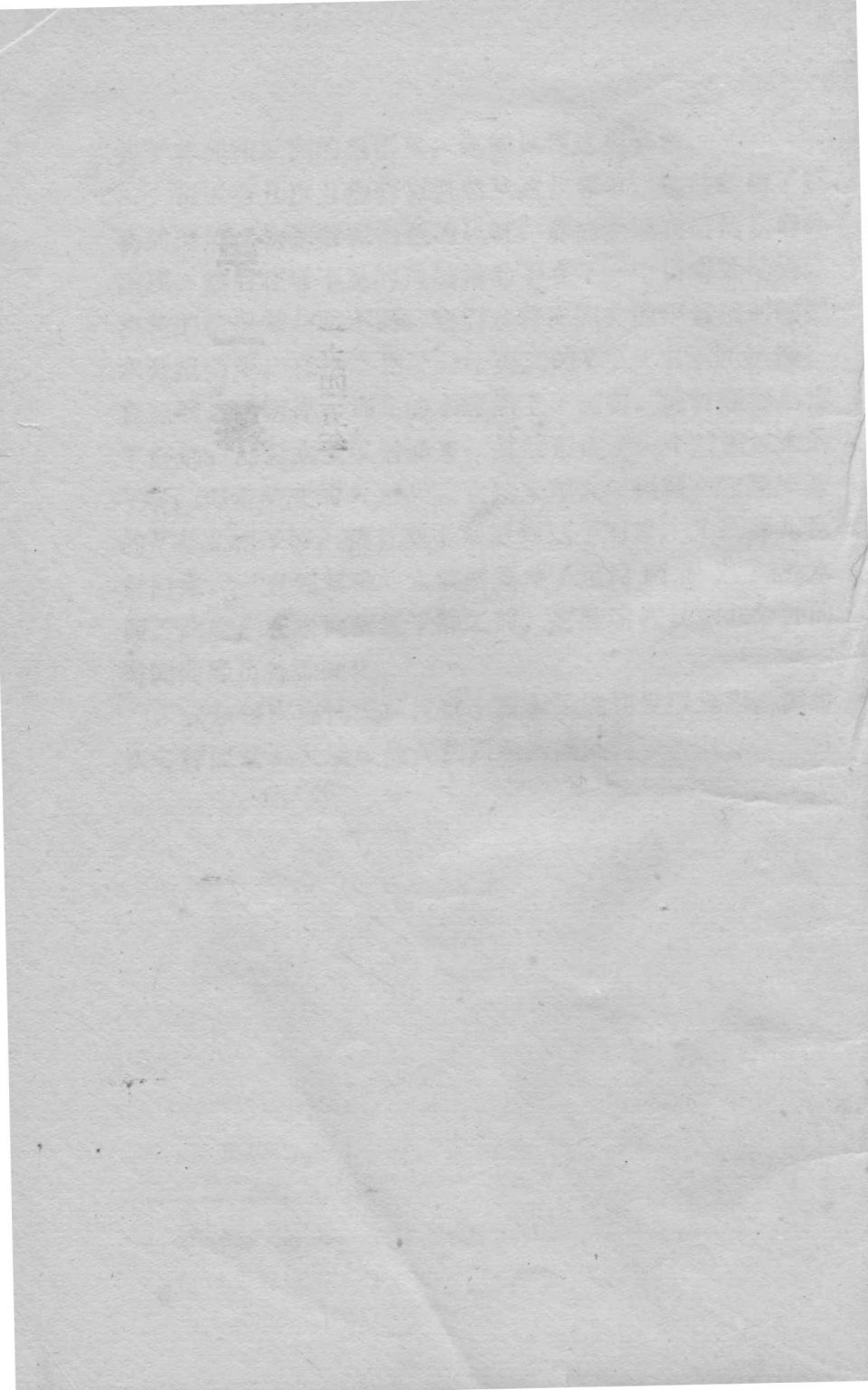
每天有几次几艘载货帆船从这儿通过。这些装满了货物的庞然大物张着深褐色的风帆，静悄悄地在运河拐弯处出现，然后在看不见的风的推动下在下一个拐弯处消失。机轮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它们发着突突突的声音用船艏把水分成两半，在水里划了一个英文的V字，它不断扩展，直至到达了两岸：那儿的水忽然上下振荡，此时船却已走了好远。随后水波反射回来，并且形成了一个颠倒过来的V字，即希腊文的λ字^①，它越来越大，但现在它同原来的V字互相干涉，接着变了形后到达了对岸，又从那儿反射回来，一直到复杂的水波网复盖了运河两岸之间的水面。此后，在水面恢复平静之前，它继续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内经历各种变化。

安东每次都试图抓住这个现象的确切发展过程，但每次各种因素都发展成他无法归纳的图案。

① 希腊文的λ字：相当于汉语拼音的L。

第一幕

一九四五年



天黑了，大约七点半。火炉子里烧着几块木头，微火持续了几小时，但现在炉子又冷了。安东同他父母和彼得一起在里屋里的桌子周围坐着。在一只盘子上放着一根花盆大小的锌制圆筒；上面插着很细的一条管子，它的另一端象英文的y字那样分叉，两个尖细的令人目眩的火焰互交叉地从两个顶端的小孔里斜射出来。这套灯具发出来的没有灵魂的灯光照亮了房间。在这间屋子里也可以在轮廓十分清楚的阴影里看见洗干净后晾晒的衣服，都是补丁摺补丁，还有炊具、几小堆没烫过的衬衫和用来使饭菜保温的装满干草的木箱子。还有从他父亲书房里拿出来的两种书：酒柜上那排书供大家阅读，地上那堆小说是用来点燃备用火炉，如果有东西可烧的话就用这个炉子烧菜；已经几个月没有出报纸了。除睡觉之外，家庭生活都在这一间过去是餐厅的屋子里进行。拉门关上了。拉门后面，在靠近马路的一边是客厅，整个冬天他们都没有在那儿呆过。为了尽可能地不让冷空气进来，白天那儿的窗帘也是拉上的，以致从码头上看，房子里好象没人住。

当时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几乎整个欧洲已经解放。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在欢乐、吃喝和谈恋爱，他们逐渐开始忘记战争；但是哈勒姆却越来越变得象一堆灰色煤渣，就象当还有煤的时候人们从炉子里掏出来的煤渣那样。

在桌子上，在他母亲面前，摆着一件深蓝色的粗毛衣。那件毛衣已经拆了一半。她左手拿着逐渐增大的线

团，右手飞快地抽线。安东看着来回穿梭的线头，它的运动使毛衣从世界上消失，其实消失的是毛衣的形状，两只袖子摊平了的毛衣很象正在阻挡什么事情的人似的，现在它正在变成一个球。他母亲对他微笑了一下，又立刻看起来。她把金黄色的头发梳成辫子，然后把辫子盘成盖住耳朵的发髻，样子很象菊石^①。她不时停下来喝一口放凉了的代用茶水。那是她用花园里的雪化成的水泡成的。自来水虽没断，但水管子里的水冻结了。她母亲有一颗龋齿，但现在无法治疗；为了镇痛，她象她姥姥习惯做的那样，把一颗干燥的丁香花蕾塞进了牙齿里的洞，她是在厨房里找到了几颗丁香花蕾的。她的丈夫坐在她对面看书，她是笔直地坐着的，她丈夫却是驼着背坐着的。他那开始发白的黑发围绕着他秃了顶的脑袋长着，很象一块马蹄铁；他不时地在自己手掌里哈哈气，他的双手又大又粗，虽然他不是工人，而是区法院的文书。

安东穿的是他哥哥穿小了的衣服，彼得则穿他父亲的、大大的黑西服。彼得当时十七岁，由于他正是在这个食品越来越少的时代里突然长高的，所以他的身体看上去好象是皮包骨头。他正在写家庭作业。好几个月他都没出过门：象他这个年龄的青年，有可能在大搜捕中被抓起来送到德国做苦工。由于蹲了两次班，他现在才读中学四年级，为了不让他丢下太多的课，他父亲现在给他补课，包括布置作业。兄弟俩同他们父母一样，外貌上的共同点很少。有的夫妇长得简直象一个人，这也许意味着妻子长

① 菊石：古代一种软体动物的化石。这种动物头部长足。